

《老乞大》中所見的祈使標識“(去)來”

『老乞大』に見られる命令標識“(去)來”について

小 嶋 美由紀

Miyuki Kojima

本稿は、元明代漢語資料《老乞大》に見られる文末詞“來”(= come)が、命令標識として用いられる例を考察対象とする。その大部分が“來”とは逆の方向移動を表す“去”(= go)と結合し、“去來”の形で表れる。そして、“去來”は、命令行為の中でも、特に聞き手に行為を誘う「誘いかけムード」(hortative mood)で用いられる。“去來”が誘いかけムードを表す標識に文法化した動機を、「移動」の意味との関連で考察する。

キーワード

命令標識、近代漢語、“去來”、文法化、誘いかけムード

一、前言

近代漢語作品裡的有些位於句末的“來”沒有移動意義而表示祈使語氣；如¹⁾

1. 謂文曰：“授受**來**。”文納手。(晉，乾寶《搜神記》卷十八)
2. 我家裡有個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元明，《元朝秘史》卷一)
3. 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來**。”(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三十四)
4. 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來**。”(清，《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這種“來”早在先秦時期，大約從魏晉六朝至唐宋時期就比較普遍，至少沿用到元明時期，到了清代就很少出現了(請參愈光中 1985:290，向熹 2010:515，750等)²⁾。

這種語氣詞“來”經常與“去”搭配，如³⁾：

5. 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裝吃酒**去來**！(王銍《默記》卷下)
6. 那裡尋這般好勾當做**去來**！(元曲《劉弘嫁婢》二折)

句末有關“去來”的使用曾引起過學界的關注，如黃靈庚(1981)、香坂順一(1983:125-26)、愈光中、植田均(1999:423-24)，孫錫信(1999:147-49)等。這些先人的論文都將“去來”看作是[“去”+“來”]構成的複合詞，也指出這裡的“去”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虛化的(=語氣詞)，“來”有很豐富的用法⁴⁾，其中一個是表示祈使語氣的句末詞。本文將祈使句裡所使用的句末詞稱為“祈

使語氣詞”，而特別關注近代漢語祈使語氣詞“來”或“去來”（之後簡寫為“（去）來”）的用法。

先人的研究提到“來”具有祈使語氣詞的用法，是很具有參考價值的，不過幾乎都沒有觀察“來”被使用的語境，也幾乎沒有考察與其他祈使語氣詞如“者”，“著”（“着”）之間的分佈情況⁵⁾。本文將元明時期的朝鮮漢語教科書《老乞大》作為語料⁶⁾，來觀察其中出現的祈使語氣詞“來”的語境，並且通過考察其他祈使語氣詞“者”與“着”的語境來明示“來”與“者”、“着”之間的區別，還指出原來表示趨向的“來”引申到祈使標識的其動因與跟“去”搭配的作用。

二、《老乞大》中的祈使語氣詞

1. 《老乞大》中有哪些祈使語氣詞？

小島(2013)利用《老乞大》不同時代的四種版本，來考察了祈使語氣詞的分佈情況。這四種版本是：1.《舊本老乞大》，刊刻時間為從14世紀末到1423年以前(元明代)，2.《翻譯老乞大》1467-1517年以前(明代)，3.《老乞大新釋》1761年(清代)，4.《重刊老乞大》1795年刊本(清代)(在如下的敘述中，本文把各種版本簡稱為《舊》、《翻》、《新》、《重》等)。根據一些文獻(呂叔湘1984[1941]，徐德庵1959，吳福祥1996，孫錫信1999，王進2009，向熹2010等)，在《老乞大》編撰的14世紀到18世紀(元明清時期)，帶祈使意義的語氣詞主要有“著”(又做“着”)、“者”、“咱”、“則個”、“波”、“啵”、“罷”、“休”，“來”，還有一些是“則個”的音變形式；如“只個”、“之個”、“子個”、“只”、“則”(徐德庵1959)⁷⁾。其中《老乞大》裡所看到的祈使語氣詞是，“著”(“着”)⁸⁾、“者”、“咱”、“罷”、“來”(參見小島2013)。下表1顯示各詞所出現的《老乞大》版本與其出現總數。

根據上述統計的結果可以得知，“來”作為祈使語氣詞被使用的《老乞大》版本是元代的《舊本老乞大》(《舊》)與明代的《翻譯老乞大》(《翻》)，而清代的版本《老乞大新釋》(《新》)、《重刊老乞大》(《重》)中則一例都沒有出現⁹⁾。這就說明，祈使語氣詞“來”在清代已經不大使

表1 四種版本中的祈使語氣詞出現次數對照表

| 時代 | 版本 | 祈使語氣詞 | | | | | | | |
|----|-----|-------|----------|---|----|---|-------|-----|------------|
| | | 者 | 着 | 咱 | 則個 | 休 | 波 / 啵 | 罷 | 來 (去來) |
| 元 | 《舊》 | 107 | 1 (著) | 1 | 0 | 0 | 0 | 0 | 31 (29) |
| 明 | 《翻》 | 0 | 92 | 0 | 0 | 0 | 0 | 4 | 29 (27) |
| 清 | 《新》 | 0 | 14 | 0 | 0 | 0 | 0 | 85 | 0 |
| 清 | 《重》 | 0 | 15 | 0 | 0 | 0 | 0 | 81 | 0 |
| | 計 | 107 | 122 | 1 | 0 | 0 | 0 | 170 | 60 (56) |

用了。還有,《舊》一書裡所看到的祈使語氣詞“來”的31個例句中¹⁰⁾,跟“去”搭配的一共有29例,僅有2例是跟其他動詞搭配或置於名詞之後¹¹⁾。《翻》一書裡也是同樣情況;一共29個祈使語氣詞“來”的例句中,跟“去”搭配的有27例。這表明《老乞大》中出現的祈使語氣詞“來”跟“去”搭配的頻率相當高(93%)。

同時,還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元·明代《老乞大》裡還出現祈使語氣詞“者”(元代)和“着”(明代)。《舊》書的“者”在《翻》書中差不多都被更換為“着”(如下例7、8)¹²⁾。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者”和“着”的語氣功能大致相同。

7.【舊】俺通是十一箇馬,量著六斗料與十一束草**者**。(14/6a1-2)

【翻】我共通十一箇馬,量著六斗料與十一束草**着**。(14/I18b9-19a2)

(意思:咱們一共十一頭馬,量著六斗糧食和十一束馬草吧。)

8.【舊】你疾快做著五箇人的飯**者**。(15/6a9-10)

【翻】你疾快做着五箇人的飯**着**。(15/I20a8-20b1)

(意思:你趕快做五個人的飯吧。)

為了更細緻地分析“來”的意義特徵以及使用限制,我們首先考察跟“來”同一時期被使用的祈使語氣詞“者”,“着”的使用情況¹³⁾。

2. 《老乞大》中的祈使語氣詞“者”與“着”

2.1 “者”與“着”被使用的具體情況

細緻考察“者”或“着”的特徵之前,先看一下祈使句的分類問題。祈使句可分成三個大類,第一是表示說話人要求聽話人做或不做某事的,也就是請求/命令(imperative mood)(含勸止/禁止(prohibitive))的意義,主語一般是第二人稱,如“你”。第二是說話人約或勸聽話人做某事,也就是表示建議/勸誘(hortative mood)的意思,這時主語一般是第一人稱複數,如“我們”、“咱們”。第三是說話人表明要去做某事,即具有自我的意志/願望表明之意,此時第一人稱單數承擔主語。命令、勸誘這兩種祈使意義與話者的意志表明在於是否需要對方(聽話者)而有些不同之處。前兩者肯定是需要對方的發話行為,而後者卻不是。不過這三個祈使意義的共同點是話者都嘗試控制某個事態的實現¹⁴⁾。因此,本文將命令、勸誘與意志表明都看做是祈使句的主要種類。

祈使語氣詞“者”與“着”在命令、勸誘、意志表明這三個祈使意義中都能出現,如:

[表示命令]¹⁵⁾

9.【舊】我試嘗,微微的有些淡,著上些鹽**者**。(16/6b10)

【翻】我嘗得,微微的有些淡,再着上些鹽**着**。(16/I22a6-8)

(意思:我嘗嘗,有一點清淡,加上一點鹽吧。)

10.【舊】安置安置,客人每好睡**者**。(23/9a9)

【翻】安置安置，客人們好睡着。(23/I31a4-5)

(意思:晚安呢。客人們好好休息吧。)

[表示勸誘]

11. 【舊】咱每算了房火錢者。(17/7a2)

【翻】咱們算了房錢火錢着。(17/I22b5-6)

(意思:咱們算算住宿費和飯費吧。)

[表示意志]

12. 【舊】那般者，減了半定者。(71/26a7)

【翻】這們便，我減了五錢着。(71/II22b2-3)

(意思:那麼，我減半定錢吧。)

2.2 “者”與“着”的使用分佈

筆者仔細觀察了《老乞大》《舊》一書中的 107 個祈使語氣詞“者”的例子與《翻》一書中 92 個祈使語氣詞“着”的例子，根據這兩個詞被使用的語境，把它們分為三大類，即命令、勸誘、意志表明。各意義的次數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祈使語氣詞“者”與“着”被使用的意義分佈

| 時代 | 版本 | 祈使語氣詞 | | | | | |
|----|-----|-------|----|----|----|----|----|
| | | 者 | | | 着 | | |
| | | 命令 | 勸誘 | 意志 | 命令 | 勸誘 | 意志 |
| 元 | 《舊》 | 82 | 23 | 2 | 1 | 0 | 0 |
| 明 | 《翻》 | 0 | 0 | 0 | 72 | 19 | 1 |
| | 計 | 82 | 23 | 2 | 73 | 19 | 1 |

一共 107 個“者”例子中表示“命令”的有 82 例，表示“勸誘”的有 23 例，表示說話者“意志”的卻只有 2 例。《翻》書中的一共 92 個“着”的例子中表示命令的有 72 例，表勸誘的 19 例，而表示說話者意志的卻只有 1 例。“者”與“着”表示命令的次數比表示建議/勸誘的次數多 3 倍。並且表明說話者意志的特別少(“者”僅有 2 例，《翻》書裡“着”只有 1 例)，這個結果顯示祈使語氣詞“者”與“着”雖然可以在說話者勸誘聽話者做某些事情的句子裡出現，也可以在說話者表明做某些事情的意志或願望的句子裡出現，但是這兩個詞主要有用於表示命令的傾向。

那麼，“(去)來”的使用情況如何呢?下面我們討論“(去)來”的使用分佈。

3. 《老乞大》中的祈使語氣詞“來”

3.1 “來”的使用分佈

《老乞大》的《舊》、《翻》所見的祈使語氣詞“來”的例子，按祈使意義可分為命令，勸誘，意志表明三種，根據各自表達的意義將其分類，出現的次數如下表3所示(為了比較，這裡再次載入“者”與“着”的分佈情況)。

表3 “者”，“着”，“來”的使用分佈

| 時代 | 版本 | 祈使語氣詞 | | | | | | | | |
|----|-----|-------|----|----|----|----|----|----|----|----|
| | | 者 | | | 着 | | | 來 | | |
| | | 命令 | 勸誘 | 意志 | 命令 | 勸誘 | 意志 | 命令 | 勸誘 | 意志 |
| 元 | 《舊》 | 82 | 23 | 2 | 1 | 0 | 0 | 4 | 26 | 1 |
| 明 | 《翻》 | 0 | 0 | 0 | 72 | 19 | 1 | 4 | 24 | 1 |
| | 計 | 82 | 23 | 2 | 73 | 19 | 1 | 8 | 50 | 2 |

《老乞大》中出現的祈使用法“來”的例句大部分(《舊》書一共31例中26例，《翻》書一共29例中24例)是用第一人稱複數作主語，即是表示勸誘語氣。《舊》、《翻》各個版本各4例是用第二人稱作主語表示命令，各個版本僅有1例是第一人稱單數作主語表示意志。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可以推論，語氣詞“來”的典型用法是表示勸誘¹⁷⁾，而且差不多都是跟動詞“去”搭配以“去來”使用(既表1所示)，可以說是語氣詞“來”的使用限制比較高。換句話說，在表示勸誘時，“去”以外的動詞大體上都是搭配使用“者”(或“着”)如“咱每行者”[35/13a10] (“咱們去吧”之意)。《舊》、《翻》書中的“者”(或“着”)與“來”兩個詞具有分擔功能，也就是說構成互補分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的關係。

3.2 “去來”的“去”，實義還是虛義？

如上所述，《老乞大》中出現的祈使語氣詞“來”跟“去”搭配的頻率非常高(93%)。那麼，這時的“去”帶有移動意義(實義)呢，還是沒有移動意義(虛化)呢？我們看以下把“去來”放在句末的具體例子。

13. 【舊】那般者，咱每一處去來。(6/2b10-3a1)

【翻】這們時，咱們一同去來。(6/18a1-2)

(意思：“那麼，咱們一起去吧。”))

14. 【舊】咱每則投順承門關店裏下去來。(8/3b8)

【翻】咱們往順城門官店裏下去來。(8/111a3-4)

(意思：“咱們去順承門的關店住吧。”))

15. 【舊】街北這箇店子是俺舊主人家，咱每則這裏下去來。(13/5b2-3)

【翻】街北這箇店子，是我舊主人家，咱們只這裏下去來。(13/I17a7-9)

(意思:大街北邊的這個住宿是我舊友的，咱們住這裡吧。)

例 13 中“去來”的“去”表示移動的趨向動詞，而例 14 放在動詞“下”(=“住”的意思)後面的“去”難以決定有無移動意思，因為語境下施事“咱每”(咱們)實際上從現在的地方要移到順承門的關店，但例 15 中，他們不必移動，因此這裡的“去”可以說不是移動動詞¹⁶⁾。《舊》書的 29 個“去來”例子中，“去”表示移動的一共有 24 例，難以決定有無移動意思的只有一例，沒有移動意思(虛化了)的一共有 4 例。因此可以說《舊》中的“去來”的“去”還保持實義的較多(《翻》書裡的情況也是如此)。

3.3 “去來”構成的過程

“去”和“來”原來都是表示趨向的移動動詞。那麼，這兩個移動動詞通過什麼途徑產生語氣詞用法的呢？孫錫信(1999:147)指出在魏晉六朝時期“去來”常連用，隨著時間推移，其中“來”義虛化，使“去來”偏於僅表“去”義，“去來”成為偏義複合詞。孫先生提出的假設如此暗示，即“去來”這樣[V1 + V2]的連動形式(serial verb construction)，V2 位置上的動詞比較容易虛化¹⁸⁾，如漢語的“了”，“著”、“過”也是如此。蘇俊波(2006:36)又分析說：[V+去來](如例 15 “下去來”)結構裡的“去來”表示語氣，當是句法位置語法化的結果。由於“趨向動詞(去)+語助詞(來)”結構經常位於句尾，且語意重心落在前面的動詞結構上，“去來”就逐漸重新分析組合在一起，擬固成複合式以表達句子語氣¹⁹⁾。

他們兩位的分析概括如下：

[移動動詞“去”+移動動詞“來”]→[移動動詞“去”+虛化為語氣詞“來”]→“去來”常位於句尾，[其他V+去來]用得更多→[表示祈使意義擬固成複合式“去來”]

如此可見，他們認為“來”的語氣詞化因跟“去”搭配而產生的，不過要是如此，它跟在先秦時期的祈使語氣詞“來”(如，子其有以語我來。《庄子/人間世》)的關係如何呢？先秦時期的“來”單獨置於“去”以外的其他詞語之後(“來”多附於“去”之後的用法是魏晉時期開始的(張月明 1998:59))。張月明(1998)考察了語氣詞“來”的歷史演變，而指出“去來”(移動意思的“去”與祈使語氣詞的“來”)是出現在陶淵明的詩詞《歸去來兮辭》之後，開始在其他詩詞裡反復地被使用，在元明時期出現頻率大大提高。張先生即暗示陶文引起“來”與“去”連用的主要因素。他的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來”跟“去”組合的頻率提高的同時，跟其他詞組合的能力開始縮小，而且早期的祈使語氣詞“來”可以表示命令、勸誘、意志表明等語法意義，但魏晉以後組合式“去來”則有表意志表明或商量勸誘的偏向，即發生了語法意義的萎縮(cf. p. 59)。這樣搭配範圍與語法意義的縮小代表“詞匯化”(lexicalization)的特徵²⁰⁾。我們還可以如下推論，“來”從移動動詞虛化(語法化)為語氣詞後，添加“去”的“去來”走向詞匯化的途徑。然後“去來”用得更多，“去”失去了移動意義，還可以“去來”之前帶著別的動詞了(如例 15 下去來)，這應該看作

是語法化過程。這個“去來”演變過程未超出猜測的範圍，不過我們可以在這個推論的基礎上繼續考察。

另外，還有一個較大的問題，“來”為什麼能用於祈使語氣詞了呢？筆者認為“來”本身就具有成為祈使語氣詞的誘發原因。下面，我們考察“來”成為祈使語氣詞，特別表示“勸誘”語氣的動因，同時為了解釋為什麼移動方向相反的“去”可以跟“來”搭配進而表示祈使語氣，我們還需要考慮“去”本身所具有的意義特徵。

3.4 “(去)來”被使用於勸誘語氣的動因

為什麼“(去)來”被使用於祈使標識(imperative markers)，而特別帶著勸誘語氣(hortative mood)呢？

本文要解釋的重點是“來”祈使標識化的動因，但因為祈使語氣詞“來”可以跟不表示移動的“去”搭配，同樣也能表示祈使語氣，因此我們認為“去”本身具有的特徵也適合表示祈使語氣。在這裡我們考慮移動動詞“去”與“來”被使用於祈使標識的動因。

促進“去”與“來”祈使標識化的因素跟這兩個詞所具有的移動意義有關。Aikhenvald (2010:349)引用了Craig (1991:490, note 16)的分析來描述；移動行為是表示一種移動物的位置變化，即等於是表示“某一個狀態轉換為另一個新的狀態”。一方面，命令(command)是指說話人要求對方或自己把某一狀態變化為另一個新的狀態的行為。由此可見，兩者之間存在著概念的平衡性。我們利用自身體驗過的更物理性的具體經驗(如空間移動)，去更好地了解“命令”這種抽象的事件。這種概念的平衡性成為動因，使移動動詞語法化為表示命令的標識²¹⁾。我們認為漢語的“來”、“去”的祈使標識也應該是如此產生的²²⁾。

那麼近代漢語的“來”跟勸誘語氣的關係又是如何呢？這跟“來”含有的人際關係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有關。“來”表示人(或物體)移到說話者這邊的行為，移動者與說話者在一起共有空間，具有使說話者與聽話者團結的含蓄，它激發了“來”趨向勸誘標識的形成(參見Aikhenvald 2010:349)²³⁾。我們認為“來”所具有的“共有空間”的意義引申到了“一起做事”的意義，即含有勸誘意義²⁴⁾。

還有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即“來”常與“去”搭配出現的原因。移動動詞“去”與語氣詞“來”組合起來的直接原因是；[移動動詞“去”+移動動詞“來”]之高使用率引起“來”的虛化呢(第一)，還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陶淵明的詩詞《歸去來兮辭》起的頭呢(第二)，或者還有其他誘發原因(如音韻上的)，到底哪個是，還不清楚。不過，如上述例15“下去來”，沒有移動意義(祈使語氣詞化了)的“去”跟祈使語氣詞“來”搭配的原因，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兩詞在詞義上互補性。我們推測元明代雖然可以單獨使用“來”表示祈使語氣，不過這時“來”還具有其他功能；如表示曾經發生過某事的事態助詞，而且帶有的祈使語氣已經開始弱化了。如上所述，“去”也有祈使標識化的因素，而且它還帶有行動執行的積極性(我們看到它常出現在現代漢語[去+動詞]句，例如：你去考慮考慮，讓他自己去想辦法)。“來”借助了“去”所具有的行動執行的積極性，

同時也更加增強了勸誘語氣²⁵⁾。這就是語法化過程中常見的“強化(reinforcement)”現象(參見 Lehmann 1995:22-4)。

三、結語

本文主要基於反映近代漢語口語資料的作品《老乞大》，詳細考察了作品中所出現的祈使語氣詞“來”的使用情況，結果發現，語氣詞“來”大致跟“去”搭配以“去來”的形式被使用，並且使用“(去)來”的具體情況差不多都是說話者勸聽話者一起做事的“勸誘”。筆者認為，本來是移動動詞的“來”逐漸演變到表勸誘的祈使語氣詞起因在於它本身具有的移動意義；首先第一點，我們可以發現，移動行為必定伴隨著位置變化，換言之其必然伴隨著狀態變化，而命令行為也是包含著說話者想要對方產生某種狀態變化的以一種行為。這種平衡性可以被認為是促進“來”命令標誌化的原因之一。另外，“來”被使用為“勸誘”的主要因素在於“來”擁有空間共有的概念。移動動詞“去”也帶有[+狀態變化]的意義特徵，綜上所述語氣詞“來”跟“去”搭配可以更加增強“勸誘”的語氣。

註

- 1) 例1-4均引自向熹(2010:515)，愈光中(1985:290)，愈光中、植田均(1999:420)，向熹(2010:750)，張月明(1998:61)。
- 2) 這種語氣詞“來”的用法在普通話中已經消失了，不過在內蒙古晉語(伊克昭盟漢語)、梅縣方言中還尚有保留(請參張月明1998)。甘肅蘭州、湖北通山、江蘇徐州、山西榆次等也有類似的用法(蘇俊波2006:35)。
- 3) 例4轉引自向熹(2010:515)，例5是蘇俊波(2006:36)裡的例子。
- 4) 表示祈使語氣的句末詞功能以外，還有表示曾經發生過某事的事態助詞、表示實現意義的動態助詞、表示感嘆、疑問的語氣詞等等。“來”的事態助詞的用法是如：“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景德傳燈錄》卷9)。這裡的“來”等於是現代的“來著”。動態助詞的用法是如：“俺還要趕程途哩，辭了長者，俺去來。”這個“來”等於是現代的“了”。在疑問句與感嘆句裡被使用的，如“那里有二十里地來?”(《朴通事》上)，“咳，我真个不曾知道來。”(《朴通事》中)。本文不討論這些“來”的用法。
- 5) 僅張月明(1998)考察了元明時期作品裡所見的語氣詞“罷”與“來”的分佈情況。
- 6) 《老乞大》是舊時的高麗(朝鮮)人學習漢語而編撰的教科書，反映著當時的漢語口語。本文使用了竹越孝教授製作的電子版本。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為了給讀者提供方便，本文在各個例句句尾的括號中也引用了電子版。括號內(如:4/2a5)包括以下四項：段次/頁次、表裏、行次。電子版解釋在四種版本中，【舊】、【翻】均不分段落，所以它主要依照『老乞大謄解』分段。【翻】的上、下卷以I、II來表示而置於頁次之前。
- 7) 還有主要用於禪家語錄的語氣詞“好”(向熹1993:517)，“些”(孫錫信1999:154-155)等。這些語氣詞以各詞的音變關係可以分為四個大類，第一：“著”(“着”)、“者”、“咱”、“則個”，第二：“波”、“叻”、“罷”，第三：“休”，第四：“來”。“著”(“着”)、“者”、“咱”、“則個”等，關於音變的詳細

的論述請參考太田(1958:369、2003:336)、呂叔湘(1984[1941]:65-70)、孫錫信(1999:119)。

- 8) 在《舊》書中相當於“着”的文字作“著”，在其他版本中將它都改寫為“着”。
- 9) 這個結果跟李泰洙(2003:38)的考察一致。她說這種用法的“來”只見於《舊本老乞大》與《翻譯老乞大》共出現 57 次(《舊》29 例、《翻》28 例)，且很常用，但《老乞大新釋》、《重刊老乞大》版本中卻沒有出現過一例。
- 10) 李泰洙(2003:38)認為有 29 例，但筆者收集到的卻有 31 例。
- 11) 具體例句如下；【舊】迴來時，却來俺店裏下來。(29/11a10)【舊】喫了時，却收拾家事來。(33/12b4-5)
- 12) 107 例的“者”中 92 例(等於是 85%)被“着”所替代。
- 13) “者”與“着”經過唐五代和宋元時期的長期使用，到明清時用法趨於單純。“者”只用與表示命令(孫錫信 1999:157)。《翻》一書中的“着”字，如果是在動詞後并祈使句裡被使用，很難以決定動詞詞尾或語氣詞。比如：
【舊】伴當你將料撈出來，冷水裏拔着，等馬大控一會，慢慢的喂着。(18/7a10-7b1)
【翻】火伴你將料撈出來，冷水裏拔着，等馬大控一會，慢慢的喂着。(18/I24a4-8)
我們認為這裡《翻》書中的“冷水裏拔着”的“着”是動詞詞尾，而同一個例子中“慢慢的喂着”的“着”是語氣詞。因為我們可以推測《翻》書“冷水裏拔着”的“着”很可能繼承《舊》書的“著”擁有的動詞詞尾功能，“慢慢的喂着”的“着”繼承《舊》書的語氣詞“者”的功能。不過，這不是唯一絕對的方法。我們還要繼續探索將“着”字分別出動詞詞尾或是語氣詞的形式、意義上的區別方法。
- 14) 森山(2000)把命令、勸誘和話者意志表明句子歸納為“事態控制句”。
- 15) 本文例 9 這句話是高麗人對同行的中國人下的命令，例 10 是表示夜宿主人對客人的一種很客氣的說法。從這些例子可知不管對誰做祈使行為，語氣詞《舊》書用“者”，《翻》書用“着”，語氣上都帶有親切感。這說明元明代初期的“者”與明代中期的“着”在語氣上沒有太大的差異。
- 16) 還有“去”沒有實際移動意思的“去來”的例子如下：【舊】我恰纔睡覺了，起去來。(44/16b1-2)
【翻】我恰纔睡覺了起去來。(44/I57b2-3)(意思：“我剛剛睡醒了，起來吧)
- 17) 張月明(1998)曾指出近代漢語語氣詞“(去)來”偏於表示決定(這等於是本文說的意志表明)或勸誘商量的(而表命令的功能以“罷”來承當)，因此，《老乞大》的《舊》、《翻》兩本書中的“(去)來”的使用分佈表明張先生的分析結果大致相同。
- 18) V2 位置上的動詞有虛化為時間(tense)、時相(aspect)、情態(modality)標識的傾向，請參見大堀壽夫(2002:第 9 章)
- 19) 孫錫信(1999:147-148)還提出不同的看法，孫先生認為，表示語氣的“去來”估計是[趨向動詞“去”+表示曾經有過某種事實的事態助詞“來”]的發展而成的，即趨向動詞“去”仍保留原意，而“來”表示“曾經”事態的意義弱化以至消失，僅存留其肯定、強調的語氣。
- 20) 這是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降低的現象。至於type frequency，請參考Bybee(2007:14-15)。
- 21) 關於語法化的動機與機制，請參考Hopper and Traugott(2003[1993])。
- 22) 從跨語言的角度看，移動動詞(motion verb)很容易語法化為祈使標識，如英語的“Come on!”。這裡的“come”不表示移動，而表示催促對方以更積極地做事(請參考Heine and Cuteva 2002, Aikhenvald 2010:346)。
- 23) ‘[C]ome’ has an overtone of solidarity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addressee, motivating the well-attested development of ‘come’ into a first person ‘hortatory’ marker. (Aikhenvald 2010:349)
- 24) 這個引申過程應該是跟Traugott(2003)所說的“相互主觀化”(intersubjectivisation)有關。
- 25) “去”不表示移動意義而表示行動積極性的例子在《[舊本]老乞大》，《[翻譯]老乞大》中沒有看

到，但《老乞大新釋》、《重刊老乞大》裡卻看到不少例子，如：

【新】你這樣學中國人的書，是你自己要**去**學來啊，還是你的父母教你**去**學的麼？(4/2b3-4)

【新】主人家，你們若不會炒肉，咱們火伴裏頭，教一箇人自己**去**炒肉。(16/7a10-7b1)

【新】那馬勞苦了的時候，不要就飲水，等他吃一會草再**去**飲。(18/8b1-2)

這說明“去”表示行動執行積極性的用法在元・明代還沒普及，不過我們推測這個用法在元明代已開始，到了清代就比較普遍。具體情況只有考察其他近代漢語文學作品中所使用的情況才能解釋清楚，待續研究考證。

參考文獻

[中文]

- 黃靈庚，1981.〈‘去來’釋義商榷〉，《中國語文》第3期：223.
- 李泰洙，2003.《〈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呂叔湘，1984[1941].〈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見《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蘇俊波，2006.〈近代漢語中的“去來”結構〉，《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34-36.
- 孫錫信，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太田辰夫，2003.《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建軍，2007.《〈老乞大〉和《朴通事》中的顯性祈使句》，《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6.
- 王進，2009.〈元明時期的祈使語氣詞‘休’‘罷’‘波’〉，《漢語學報》第3期：55-58.
- 吳福祥，1996.《敦煌變文語法研究》。長沙：岳麓書社。
- 向熹，2010.《簡明漢語史(下)修訂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小島美由紀，2013.〈〈老乞大〉四種版本中的祈使語氣詞演變狀況〉，嚴翼相、遠藤光曉主編《韓漢語言探索》。213-238. 首爾：學古房。
- 徐德庵，1959.〈近代漢語中語末語氣詞“則個”、“者”、“著”、“咱”、“罷”、“波”〉，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語法論集》第3集：100-127. 北京：商務印書館。
- 愈光中，1985.〈元代白話裏的助詞“來”〉，《中國語文》第4期：289-291.
- 愈光中、植田均，1999.《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 張月明，1998.〈“去來”的性質及其“來”的演變〉，《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57-61.

[日文]

- 太田辰夫，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
- 大堀壽夫，2002.《認知言語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金文京、玄幸子、佐藤晴彥(訳注)，2002.《老乞大——朝鮮中世の中國語會話讀本》東洋文庫699. 東京：平凡社。
- 香坂順一，1983.《白話語彙の研究》。光生館。
- 森山卓郎，2000.「基本叙法と選択関係としてのモダリティ」，森山卓郎，仁田義雄，工藤浩編《モダリティ》。東京：岩波書店。

[英文]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2010. *Imperatives and Comman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2007. *Frequency of Us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aig, C. G., 1991. Ways to go in Rama: a case study in polygrammaticalization. I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2, ed. by E. C. Traugott and B.Heine. 455–9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eine, Bernd and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J. Paul,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n, Christian, 1995.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Munchen: Lincom Europe.
- Traugott, E. C.,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ed. by R. Hickey, 124–1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標註語料]

竹越孝編《老乞大四種版本對照本》(電子版)是《老乞大》四種版本的逐句對照本。各版本的略稱、全稱及其底本如下:

- 【舊】: [舊本]老乞大,《元代漢語本《老乞大》》(慶北大學校, 2000)
- 【翻】: [翻譯]老乞大,《原本老乞大諺解(全)》(亞細亞文化社, 1980)
- 【新】: 老乞大新釋,《奎章閣資料叢書語學篇(二)》(首爾大學校奎章閣, 2003)
- 【重】: 重刊老乞大,《奎章閣資料叢書語學篇(二)》(首爾大學校奎章閣, 2003)